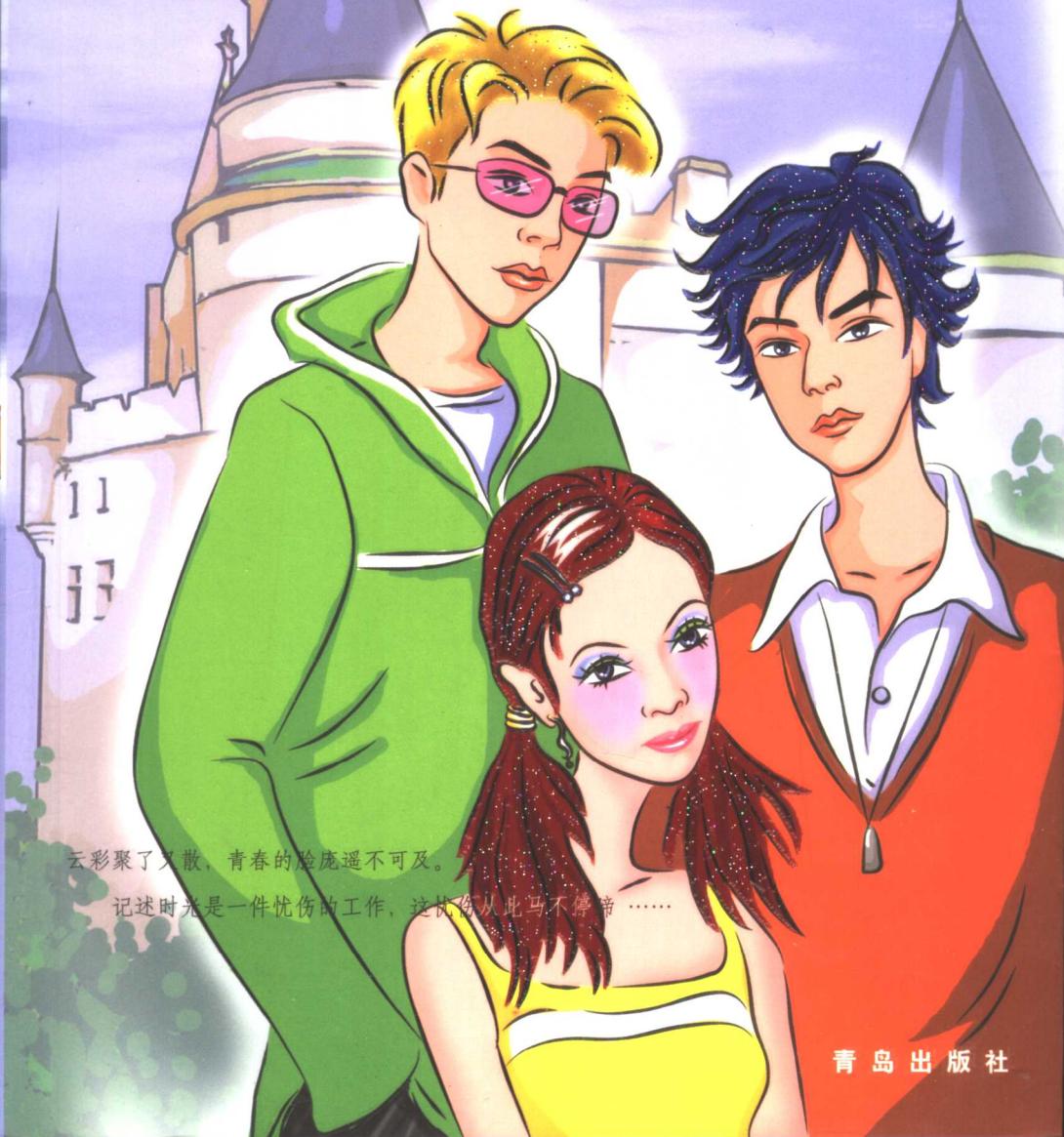


遗忘玻璃鞋



云彩聚了又散，青春的脸庞遥不可及。

记述时光是一件忧伤的工作，这忧伤从此再不停息……

青岛出版社

遗忘玻璃鞋

李静◎著



青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遗忘玻璃鞋 李静著.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05.1

(拨浪鼓青春书系)

ISBN 7 - 5436 - 3262 - 4

I . 遗... II . 李... III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 第 137042 号

遗 忘 玻 璃 鞋

作 者 李 静

责任编辑 刘耀辉 E-mail: bolanggupku@163.com

特约编辑 刘丽杰

全书插画 杨斌斌

装帧设计 翡 翠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经销 新华书店

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 (266071)

本社网址 [http:// www.qdpub.com](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5814611—8664 传真 (0532) 5814750

照 排 青岛新华出版照排有限公司

印 刷 胶州市装潢印刷厂

出版日期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32 开 (890mm×1240mm)

印 张 7

插 页 8

字 数 130 千

印 数 0000 1 ~ 2 0000

书 号 ISBN 7 - 5436 - 3262 - 4

定 价 16.80 元

盗版举报电话 (0532)5814926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承印厂调换。

厂址: 胶州市郑州东路318号 邮编: 266300 电话: 0532-7212480

本书建议陈列类别:原创青春小说 校园小说



作者简介

李静

86年的白羊座女孩，

血型B，

出生于江城武汉，

乐观向上又缺乏毅力，

本着知足常乐的原则所以没太多苦恼。童年时的愿望是拥有一间漂亮的面包店，长大后能住在挂满中世纪油画、白鸽簇拥的古堡旁边。

喜欢的东东：漫画、小猫、CD、

球鞋

喜欢的食品：蛋挞、麦乐鸡

喜欢的饮料：绿茶

喜欢的颜色：橙

最大的愿望：全家健康、快乐

未来志愿：做个家庭“煮”妇

装帧设计：翡翠
全书插图：杨斌斌

本书系之第二本书《双鱼的秘密花园》（萧星寒著）即将推出，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云彩聚了又散，青春的脸庞遥不可及。记述时光是一件
忧伤的工作，这忧伤从此马不停蹄……

——本书题记

(一)

蓝天白云下的尖顶小城，在不及一平方公里的空间中，矗立着本市最美丽的建筑。蜜糖色的石砖，把整个空间堆砌得欧风盎然。新鲜的天鹅绒与白漆栅栏勾勒出的走道，茂盛的法国梧桐，一切都和谐而美好。

我放眼这所美丽的校园，心中没有波澜万丈，一颗心很平静，只存有淡淡的怀恋……

就在昨天，王叔叔把一份“私立雅未高中”刚批下的人学通知书交给我。这是爸爸生前吩咐他办的最后一件事，也是爸爸留给我的最后一份礼物。

今天，我就带着它跨进这所闻名全市的私立高中。

“子菲！”随声一个巴掌甩在了背上，我差点喋血校园。

贾晓一脸灿烂，拖着硕大的密码箱窜到我面前。这个臭丫头，从来没有时间概念，迟到20分钟是正常的。只有我能忍她！

“这么早啊？”我阴着脸问。

“咦~？头发剪短了！又碰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啊？”她一副很了解我的样子说。

“哪有啊，你少乘机岔开话题！”我答得有点心虚。

“刚才大桥堵车嘛。别生气了？”她双手合十，皱起八字眉道歉。

“这个理由上次用过了。”我提醒她。真没创意！

“啊？呵呵呵~~~，是吗！？”哼！竟敢无视我的嗔怒，还笑得这么BT(变态)。千万不能让别人误以为我和她是同类，还是快闪吧！

“好了好了，晚饭我来请可以了吧？”贾晓以为我真生气了，忙拖着她那只笨箱子赶上来，还厚脸皮地挽住我的胳膊。

“哪那么便宜，你又不是第一次迟到！”我将计就计，剑眉倒竖地质问。

“那你要怎么样啊，大小姐？”她无奈地看着我。

“要你穿上鲨鱼战衣到百货商场去展览！”我毫不留情道。

贾晓瞪大眼睛，像看妖怪似的看着我，夸张地大喊：“我的妈！你好毒啊！”

我立刻露出胜利者迷死人的笑容。这才注意到她今天的打扮：无袖露肩粉色棉衫配上色彩缤纷的波点短裙——真是娇巧可爱。

贾晓是我的同窗兼死党。贾叔叔和我爸爸以前是生意上的伙伴，我们俩可以说是一起玩着泥巴长大的。她披肩的酒红色头发很软，发稍烫得翘翘的，总是身穿艳丽的衣服，像个漂亮的芭比娃娃。再加上她活泼随和的性格，总是前呼后拥一大群朋友。但她偏偏最爱粘着我玩，还煞有介事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咱俩住得近，省力些嘛！”不过，老实说我们的确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都讨厌肥皂剧、不喝碳酸饮料、喜欢看帅哥、把学习看成负担、特别不爱写家庭作业等等。别人是学到高中，而我们是玩到高中。不一样的是贾晓仍有着漂亮的成绩，而我没有。她是凭着自己聪明的头脑考进这所高中，而我是仗着爸爸的关系挤进这里。不是说十个美女九个聪明吗？本人勉强也算是美女吧，不过真的很遗憾那么巧我就是那十个当中唯一一个例外的！

打闹的同时，我们已置身教学楼里。

“走了一圈也没看见什么新生报名处，不会是在柱子里面吧？”贾晓语毕还饶有兴致地拍了拍墙柱子。这个笨蛋！一定是《哈利·波特》看多了。

“我们还是分头找吧，我走这边！”不等她答应我就先溜了。在路上看到个人捏着小拳头敲墙柱子，嘴里还念念有词的，你能不走吗？

什么鬼学校，也不画个箭头指指路。难道在楼上？还是问问吧！啊，前面正好有两个人，一男一女。咦？这个男的走路还挺有型的，说不定是个帅哥，哈哈~。想到这里就心花怒放，完全忽略了旁边还有个那么大的障碍物。

“请问~~”

就在我开口的同时，前方传来“咚”的一声，外加一个女生的尖叫。

My God！现在是什么状况？走路也能摔跤？还摔得这么难看，他可真丢脸！怎么办？还要继续问他吗？不行不行，还是躲起来好了！哎呀~~，不能笑啊，要忍住！忍住！！就在我考虑躲哪好的时候他已经拍拍身上的灰站了起来，目光四射，眼睛像探照灯似的搜索。千万别回头啊！！但这句祷告我还是说晚了，在180度的方向他已经发现了目标人物——我。

这一回头倒是给了我惊艳的感觉！眼前是个绝对吸引人的家伙：一张颇有气质的脸，凌乱而稍长的栗色头发，耳垂上有两个很薄的金属环。即使隔着镜片也可以看出他的瞳孔很漂亮——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那样迷人的颜色，忍不住想多看两眼。不过这一想法只存活了短短1秒，因为我马上记起了刚才发生的事：光天化日之下，在平坦的地板上，

没穿高跟鞋的他竟平白无故地摔了一跤！居然能犯这种低级到非人类会犯的错误，此帅哥在我心中建立下不到2秒钟的美好印象已消磨一半。

“……你不许告诉别人！”他看了我0.75秒后犹豫着开了口。

“虾米？”我的嘴张成O字形，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记得我没得幻听啊。这家伙是白痴吗？还是存心要逗我笑？！不行了，不行了，实在忍不住了！虽然我已经很努力地憋住，但嘴角还是不可抑制地往上翘，而且，此刻心中对他的好感也已荡然无存。他旁边的女孩很有教养地伸手捂住嘴轻笑了一声，又像怕被发现似的马上规规矩矩站好。

“你笑什么，新来的？不认识我？”他快速打量我一番后就把头别到旁边，满不在乎地问。

“你～都说是～新来的了，那我～怎么会～认识呢？”我憋住笑，声音一抖一抖地答。

他好像没听见我说的话，自顾自地把黄色外套脱下来，用有点厌恶的表情看着外套上那一块刚才弄脏的地方，好像在考虑还要不要再穿上。呵，难道这家伙有洁癖？

“嗯，那个～我可以走了吧？”我好心地提醒他旁边还有我这个人。

“行了，你走吧！”他连眼角也不扫我一下，不屑地挥挥手算是放过我，然后就搂住那女孩的腰若无其事地走人了。

我飞快地点一下头，转身跑开，跑的途中笑到眼泪都流了出来。来这里的第一天就碰到一只花瓶——不对，是一个花痴（花瓶+白痴），这学校还真真是别具一格啊！

“你抽筋啦！知道我找你多半天吗？”贾晓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

“啊！找到报名处了？”我好不容易止住笑，问。

“是啊~~~~~！前面的黑板上写着呢，在三楼！”贾晓拖长了音表示她的不满。

“哎呀！是有原因的，刚才啊……”我把刚才的奇遇告诉了贾晓。

“哈哈哈哈~，傻蛋，还真是此地无银！他长什么样？”贾晓笑得很夸张，要用手支撑才能直起腰杆。

“很帅啊，99分吧！”我答。

“真的？？哈哈哈~，都说帅哥无脑，看来是真的耶！”

“不是啊！好像是胸大无脑吧！”我纠正她的错误。

“不都一样嘛！”臭丫头白我一眼。

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我们激烈讨论着的男孩将会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

(二)

新生报名处是用一间教室临时改的，此时正值高峰时段，里面人潮汹涌，队伍扭扭曲曲地排到了门外的走廊。

真没想到今年的新生这么多。“哇靠！人气很旺啊！”我微张着嘴惊叹。

“是啊！子菲，我看我们还是外面候着吧！”贾晓见状无奈地耸耸肩。

我正欲回答，一个长着薯片脸自称张校长又矮又胖的人把我们拉到了门外。

“你就是子菲啊？哎呀！都长得人模人样啦……”他一边说着还笑容可掬地拍拍贾晓的肩。

我怎么听这话有点不对呢？难道本小姐之前是“人模狗样”的？？

“啊~？我不是，她才是子菲！”贾晓伸出大拇指朝我晃了晃，姓张的这才恍然大悟般把他那只堆满肉的肥手又移到我的肩上。

“哦哦~，你就是子菲啊！呵呵~，瞧瞧！比小时候漂亮多了！上次见面你还是个拖着鼻涕到处跑的小丫头片子呢！哈哈~。”他吃力地抖动着肥胖的身体笑了起来。

我突然觉得胖人其实挺可悲的，连快乐的时候也会觉得累吧？

他见我没啥反映，也没什么笑的倾向，讪讪地把双手背到了身后，挺起“当官的”特有的将军肚。

“咳咳~，是这样，你哥于帆都跟我说了，我也给你们都安排好了。拿好行李跟我来吧！”说完自顾自地走在了前面。

不妙！姓张的好像生气了！这可怎么办？人家毕竟是校长，把他得罪了以后还怎么在学校混啊！其实，我也没有有意跟他过不去，只是实在不习惯假笑，那样很累啊！

贾晓对我使了使眼色，她也看出来了，示意我跟上。

就这样，张校长走在前面，我和贾晓随后。路上大家都不说话，只是左穿右绕地走。走了半天，行李越来越重，骨头也越来越轻，我俩都开始东倒西歪了。如果不是学校太大，就是校长大人在故意绕圈子！

终于我们在一栋低层楼房前停了下来。

“这里是教工公寓，不过现在整个二楼都对学生出租。你哥怕你在家养尊处优惯了（这句话就有点火药味），不适应集体生活，所以帮你们租了个一居室。就在二楼靠左边的第一间，这是钥匙，你哥该准备的都帮你们准备好了。”张校长边说边把房间的钥匙递给我。

他顿了顿，又忽然想起什么似的从西裤口袋里掏出一个小记事本



来打开。

“那个，和你们一起住的还有一个女孩子，就是你们高二（3）班的文艺委员。她因为有时要去咖啡馆弹钢琴，怕晚了学生宿舍锁门，所以租了公寓。其实还是她先租的，你哥来的时候已经全满了，幸好她愿意跟你们合租。蛮好的一个女孩，叫旋惠，明天过来。你们以后就多互相帮助吧！”

听张校长说完，我和贾晓上楼。还没到楼梯口，他又喊住我。看来还是逃不了，才来第一天就要上政治课啦！只见张校长一脸严肃地走过来……

“子菲啊！我知道你爸爸去世给你全家都带来了很大的打击，可是这已经是一个事实了，你只有坚强地去面对它。我知道你还是很伤心，刚才我一直不敢提这事，怕你难过。我这人不怎么会安慰人，尽说些让你不高兴的话……我只是想让你知道，虽然你没有爸爸了，可是还是有很多人关心你的，特别是你哥！”

他停了停，把刚才的小册子再放回裤子口袋。

“我跟你爸是多少年的朋友了，他帮过我很多忙，虽然这些对他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也许他并没有把我放在心上，可是，对我来说他一直都是一位很重要的朋友！所以，子菲，我现在唯一能为你爸爸做的就是让你在这里快快乐乐地读到毕业。你以后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来找我，我毕竟是校长，能帮你的我会尽量帮的。”张校长说完，送上一枚很温馨的微笑。

看着他有些蹒跚的背影，我突然觉得那张薯片脸其实很可爱。心里有什么东西在膨胀，鼻子微微发酸。我仰起脸，看很远很远的天空。它蓝得就像最美的矢车菊的花瓣一样，很久都没有一片云彩飘过来。

贾晓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陪在我的身边，轻轻地把手搭在我的肩上。

爸，我好想告诉你，你有个很好的朋友，你还记得他吗？你还能听到我说话吗？

(三)

到了二楼，贾晓迫不及待地开门进房。

“呵！这地方还真不错嘛！”瞧她那副激动的样子，就像服完N长的劳役刚被放出来的。

不过话说回来，在学校能住这样的房子的确很难得。客厅里有电视、冰箱和沙发。房间大小住三个人刚好，里面摆了三张一样款式的床，用两个水蓝色的床头柜隔开，靠墙是个带镜子的大衣柜，也是水蓝色，旁边有一扇窗户。最有趣的是地上还铺了印有斑点狗图案的地毯。这一定是哥特意买的，和我家的房间里的一模一样。他知道我从小体质较弱，到了冬天没地毯不行，所以提前预备了。（他每次见我穿少了就生气，说我跟林黛玉似的还要要风度，呵呵。）

谢谢你，哥！我好喜欢这儿。张校长说得对，我有你，有妈，还有贾晓，这就够了。

看着这间漂亮的小房子，我和贾晓情绪高涨——以后一切都可以随心所欲，哪怕我们想在家具上刻下自己的名字。我们把行李一扔，躺在柔软的床上欢畅地翻来覆去，沉浸在喜悦中。

“喂~，饿了吗？我们出去吃点什么再顺便补货回来怎么样？”我提议说。



“Good idea！先等我一分钟！”贾晓翻身下床，从客厅把她的宝贝箱子拖进来打开，翻出一件ESPRIT的粉色吊带连身花边裙。

“穿这件行吗？”她拿着裙子在镜子前比了比，问我。不等我回答就自言自语地说：“嗯，还可以，就这件吧！”然后很快地换上。

“好了！走吧！”她习惯性地掠了掠头发。我起身带上门出来。

下楼才发现天色已暗，黄昏的阳光映落在一片蜜糖色的建筑物上，全校仿佛涂上一抹黄金，算得上是“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最佳写照。

我们跑到校门后街的面摊吃炒面。那炒面辣得我猛喝果汁。

“出来吃个饭用得着特地换衣服吗？”我觉得贾晓穿这么贵的裙子坐在简陋、掉漆的木凳子上很不搭调。

“衣服是用来穿的，你留着煮汤啊！”这衣服跟煮汤有什么直接或间接关系吗？

“不是，我留着修灯泡！”我瞥到屋顶的吊灯随口说。

“修你个头！有衣服不穿，你白痴啊！”贾晓白我一眼。

“少来，你明知道我妈喜欢我穿得像只粽子！”

“所以咯！母命难违，像我就不用担心了！”她幽幽地道。

我轻轻捏了捏贾晓的手算是安慰。

“喂，你说那个旋惠是个什么样的女孩啊？”贾晓似乎领会了我的安慰，调转话题问，歪着脑袋好像在想像旋惠的样子。

“是个好女孩啊！张校长说了嘛。”我嘴里咬着面答。

“什么时候这么听老师的话了你！”贾晓推推我。

“反正名字还不错！”我笑。

说说笑笑地竟然吃了半个钟头，吃得两个人汗津津的，肚子也鼓圆了，于是便买了杯木瓜奶到街上慢悠悠地压马路。

我们直走得肚子没那么撑了才折回超市补货。

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于是便决定拎着几大包零食回公寓。

(四)

谁知都走到了楼下贾晓才突然想到还没买牛奶又说自己内急就夺过袋子风风火火地上了楼，丢下我一个人去买可恶的牛奶。

抬手看表，已经8点半了！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不过话说回来，就算是9点也不算太晚啊！怎么会一个人也没有呢？学生都还没有来吗？还是这一片本来就没什么人气？哎，不管了！总不能上去跟贾晓说牛奶卖完了吧，那也太逊了！

眼下有两条路可以走到最近的便利店。回来的那条路只有很弱的几盏路灯，看过去突然觉得有点害怕。贾晓真是的，明知道我怕黑嘛！再望向另外的一条路，一样的黑。啊！好像有个人在那儿，就坐在路灯下面的长椅上。太好了！就走这边吧。

好暗，我连那个人是男是女都看不清，隐约看到tā穿白色的上衣，很显眼。周围很安静，我慢慢地往tā的方向走，已经很近了，但还是看不清楚。唉，真没辜负我400度的近视眼。路灯的光芒很弱，在黏稠的黑夜里无力地亮着。

我离他只有两米了，看体形是个男生。就在我快走到他身边的时候，他突然开始很剧烈地咳嗽。咳嗽声毫无征兆地划破宁静，吓得我浑身一哆嗦。他怎么啦？我下意识地看了看四周。天！怎么这种好事总被我赶上？

我赶紧过去用手指轻轻触了触他的手臂：“喂！你怎么了？”



随着我话音的落下他也停止了咳嗽，移开捂在嘴上的手朝我摆了摆，示意没事。我忽然觉得眼前发黑，腿软得要命，差点昏倒——因为我看到他手上有殷红的液体从指缝中渗出来。

他连忙用另一只手扶住我。

“哦！谢谢，我没事，就是有点晕血！”我这才看清他的样子：脸很俊朗，但面色苍白，神情冷淡，带一点点慵懒。他穿白色的短袖衬衫，头发一丝一缕地遮住了眉毛。

才来第一天就撞见两个帅哥，以前怎么就没发现自己中奖率这么高？还好我马上意识到他刚刚吐了血，及时地克制了自己的想入非非。真是可怜！也不知道是不是得了什么不治之症。唉，自古俊男多薄命！

“晕血？”他微微扬了扬嘴角，扶我坐下。我忽然觉得他笑起来的样子似曾相识。

“你，得了什么重病吗？”我故意不看他，尽量显得轻松一点。

他转头看着我，很严肃地一字一句地问：“是啊，你不怕传染吗？”

“不，不会吧？”我“腾”地一下站起来，结结巴巴地问。不过我马上就后悔了——这样多伤人自尊啊！可为时已晚，我只能尴尬地僵在那里。看到我踌躇的样子，他却突然笑了，放肆地大笑。

我有点懵，愣愣地看着他。

莫名其妙的他不知从哪里摸出一瓶干红，在我眼前晃了晃，淡淡地说：“刚才呛到了！”

好熟悉！说话的样子，笑的样子，还有眼神里的那股邪气，都好熟悉。

回忆瞬间如潮水般涌来，时空转换到五年前，回到那条有47根电线杆的街道。空气中飘着那家6-11便利店的木瓜奶味，我仿佛看见

靠着单车等在巷口的少年。那是祁恒！他脸上洋溢着邪气的笑容。我从来没有想过，祁恒会以这种方式再度回到我的面前。我以为那已是很久远的事了，真的很久了，似乎从未想起过。此刻才发现，那些残缺的记忆碎片原来竟如此鲜明。

面对突如其来久违的记忆，我的脑袋一片空白。就像一只尘封已久的记忆箱子，一直好好地藏在角落里，安分着，而就在我已经要遗忘它的时候，却突然间被人撬开赤条条地展现在眼前。

我想要说点什么，却无法发出声音，心里有种温柔的东西，像潮水一样，轻轻地涌动。我站起来，静静地看着他起身走到对面的水池冲手再回来坐下，眼睛一刻也没离开他的身影，在记忆里一遍又一遍地核对。其实现在我所看到的祁恒变了许多，以前他的个子很矮，站直了才勉强和我一样高（但却是班里篮球打得最好的男生，能够很敏捷地穿梭于一群大个子之间），而我眼前的这个男孩至少有180公分。

他眼神里的那股邪气没有变，所以我认得。五年以后我竟能很快地认出他，可见他给我留下的印象之深刻。

“为什么一直盯着我看？”祁恒审视地看着我，是陌生的眼神。已经忘了我吗？还是我的样子变了很多？我心里袭来一阵难过。

我有点不知所措。我想我应该离开，却迈不动双脚，期望他会跟我说点什么。

“你坐下吧！”他的声音没了小时候的稚气，冰冷却不容拒绝。

我抬头再次对上了他的眼睛。他看着我，眉宇间闪耀着这个年龄不应有的冷漠和坚定。透过他深邃的瞳孔我隐约能感受到它们的背后藏着忧伤，心中不禁又是一阵难过。他的眼神曾经是透明的、快乐的。时过境迁，一切都不一样了吗？

